

中華文史論叢

第八輯



中華文史論叢
第五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文史论丛

第八辑

朱东润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 字数 298 000

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7186·7 定价: 1.60 元

目次

紀念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郭沫若同志·····	(一)
-------------------------	-----

周谷城 商承祚 胡厚宣 沈之瑜

《水滸》叢談·····	(三五)
-------------	------

徐中玉 簡茂森 商 韜 葉玉華 樊樹志 張 于

戰國秦漢時期的歷史真相·····	吳 澤(九)
------------------	--------

《百篇書序》的流傳·····	蔣善國(二三)
----------------	---------

《唐律》歷史淵源略論稿·····	楊廷福(二四)
------------------	---------

豐台唐墓玉冊初探·····	段熙仲(一八三)
---------------	----------

論定陶的興衰與古代中原水運交通的變遷·····	鄒逸麟(一九)
-------------------------	---------

惠施「歷物之意」及相關諸問題·····	楊向奎(二〇九)
---------------------	----------

一本荒謬的中國文學史·····	吳文祺(三九)
-----------------	---------

可憐無補費精神……………唐振常(二四三)

讀溫飛卿詞札記……………施蟄存(二七三)

談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陸成侯(二八三)

論再生緣(下)……………陳寅恪遺稿(二九七)

劉長卿事迹考辨……………傅璇琮(三四五)

李益年譜稿……………卞孝萱(三七一)

徐霞客贈妙行七律二首墨迹跋……………史樹青(四一五)

顧炎武與驚隱詩社……………謝國楨(四三三)

最早的《詩經》白話註本……………吳德鐸(二二三) 曹寅及其詩文集……………一 丁(三六)

李賀《秦宮詩》補注……………段熙仲(四〇) 「朋友」考(上、下)……………錢宗范(七三、八二)

《明史》不諱龍鳳正朔……………辛 雨(八三) 「土伯九約」新解……………汪冬青(五六)

書《明史·詹鼎傳》後……………辛 雨(九〇) 劉銓福和趙之謙……………莊 歲(四四)

方克勤之死……………辛 雨(〇八) 《蕙風宦遺印》小識……………莊 歲(四三)

紀念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郭沫若同志

懷念郭老

周谷城

我同郭老沫若先生的接觸，主要在文字考釋，學術研究，政治活動或反帝愛國鬥爭等方面。我們的意見一致的時候，固然感到很愉快。即使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也能實事求是，互相尊重，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從來沒有因意見不一致，而感到不愉快的時候。

一九四二年，我到重慶時，郭老早已在重慶。他公餘有暇，即幫助幾個年輕的同志學習中國歷史。他知道我到了重慶，便把我找到他家裏，向這些年輕的同志作了一次簡短的報告。這時他已看過拙著《中國通史》，已知我對中國古史的分期與他的完全不同，他却毫不介意。講完之後，他同于立羣同志一定要留我吃便飯。飯後，我們又作了長談，感到高興。我對他說，最近，我曾看到太平洋學會用英文出版的一套叢書，其中有一本是講中國經濟的。在一個附注裏，見到一段從日文裏譯出來的文字，說郭老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遲遲沒有發展，是由於海外市場太小。郭老聽完我的轉述，隨即說與他的原意有些出入，但沒有置可否。這時我又以說笑話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說

中國的海外市場並不小：東亞、南亞、東非，曾經都是我們的市場；而且國內市場却特別大。意即謂海外市場太小，不是中國資本主義遲遲沒有發達的原因。我的意見，固然以說笑話的方式出之；郭老亦不置可否，報以微笑。這樣交換意見，是何等的有趣呵！

偶爾談到孔子，郭老主動地對我講了一段舊事。他說侯外廬同志對孔子的看法，與他的看法截然不同。但什麼地方不同，我全不知道；他們兩人對孔子的評價如何，我一向不清楚。郭老說：外廬同意他所用的材料，但不同意他所作的解釋。我於此亦不置可否，但順便把我自己對孔子的看法說了出來，並把孔子與法家相提並論，說孔子是右翼，代表貴族奴隸主；法家是左翼，代表工商奴隸主。在拙著《中國通史》裏，就是這樣講的。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一九四六年，我隨復旦大學復員，到了上海。為時不久，一些由重慶同回上海的朋友，甚想組織一個團體，作一些反帝愛國活動。法學家張志讓先生徵求我的意見。我說，我是教書的，帶有教育性質的團體，要作反帝愛國鬥爭，我是可以參加的，其他的我不參加。後來張志讓與沈體蘭等組織了一個從事進步活動的大教聯（當時國民黨統治下的大專院校校長們有一個大校聯，教授們向南京索取教薪的有一個大教聯），即大學教授聯誼會，也常支持學生們，作了一些反帝愛國活動。有一次大教聯在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九樓開會，要就國民黨反動派所發佈的某種反動條例，發表一個宣言，表示反對的意見。宣言由我同翦伯贊起草，簽名的約六十餘人，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但開了天窗，意即把最重要的一句挖去了。不過雖然開了天窗，影響還是很

大，國民黨反動派看了極不順眼，外面也傳出了一些謠言。那時郭老正住在溧陽路，我偶爾到他那裏去談天。他不待我開口，當即主動地對我說，宣言影響很大，但要提高警惕，可能還要遭到反動派的一些麻煩。我說，宣言本身就是講道理的，而且開了天窗，該不會再有什麼麻煩了吧！郭老說，宣言雖是很溫和的，但調子究竟不同，還要提高警惕，提防解聘、撤職等。果然不出郭老所料，解聘的事是有的，撤職的事也有：張志讓被撤去了復旦法學院長職，我自己被撤去了歷史系主任職。從這可知郭老對當時政治情況的分析，比我深刻多了。

上面是上海解放前不久的事情。解放後，一九四九年九月，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在北京召開，我也有幸參加了，並同郭老一起，被安排在無黨派民主人士這個組裏。這一組共有十二個人：有科學家、文藝家和哲學社會科學家等。郭老是這個組的召集人。開會的次數較多，我同郭老幾乎天天見面，彼此的了解日益加深。他團結大家，組織大家發言，雖不能說煞費苦心，但亦頗不容易。有一位老先生，依老賣老，說話較多，有時且要做一點疏通說服的工作。郭老於此，處置得妥妥貼貼。我在這個組裏，對郭老的瞭解固然加深；獲得的教益亦很不少。此後郭老任科學院長職務，長住北京，我則仍回上海，在復旦大學教書。住居相去雖然很遠，但直接或間接的接觸，反而比以往多多了。

中國歷史學會成立時，郭老當選為會長，我亦有幸，當選為理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成立了很久，郭老自兼所長，他竟聘我為顧問。史學會的理事，歷史所的顧問，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榮譽。

但更有令我感興趣者，爲討論古史分期問題及古文字考釋問題等。有一次郭老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分析中國古史的文章，消息傳到了上海。上海《文匯報》爲引起讀者的學術興趣起見，也要我寫一篇論中國古史的文章。我自己當時固然沒有看見郭老的文章，報館裏亦未把郭老的文章內容告我。我爲着自由發表意見，即貿貿然寫了一篇《中國奴隸社會論》。文章謂世界古史有「系列性」：奴隸制社會發展到最高峯時，許多並立的軍事封建國，必然會被歸併而爲統一帝國。古代亞述帝國、印度帝國、波斯帝國、羅馬帝國都是如此。中國古代的秦漢帝國也是如此，也是歸併許多軍事封建國而成立的奴隸主統一帝國。這樣就把中國奴隸社會的時期拉到了西漢末。這完全是獨自發表的個人的看法，而不是同別人辯論的結果。然而當時却有流言說，周某在同郭老唱對臺戲；甚至還有人說，周某發表這樣的文章，爲時太早，有礙統戰！其實我同郭老都是各講各的，毫無辯論意味。我們討論中國古史分期問題是認真的，但從未互相辯論過。我們的討論只是實事求是，認真負責；發抒己見，暢所欲言。因此從未引起過任何不愉快之感。

至于考釋某些文字，我同郭老的意見，有時是完全不同的，有時是互相發明的，有時是完全一致的。關於「亂」字，我曾寫過一篇考釋的文章，題目叫《亂爲樂之結》。文章云：「在我看來，亂這個字的原義，既不是混亂，也不是治理，而是結合或親近。亂字即『番生殷』之箇字，即『毛公鼎』之𠂔字，即《說文》繇之古𠂔字。郭沫若先生以爲𠂔是譌變之尤烈者，我則頗以爲是最少譌變的。……郭認『朱箇』爲朱鞞皮，故以𠂔爲譌變之尤烈者；我疑『朱箇』爲朱絲結，故以𠂔爲最少譌變的。……𠂔作動

詞用，爲打結或結合。作名詞用，則是打成了的結子。……上面是手，下面是手，中間是絲，象兩手相向，把一根一根的散絲搓攏去。」我這意思，丁山先生看了，極表同意。我後來把自己的文章同丁山先生的意見，一併寄給郭老看；郭老看了，除獎飾之外，沒有表示半點不愉快之意。

關於「圭田」，我也寫過一篇考釋的文章，題目叫《圭田辨》。文章云：「什麼叫圭田？舊說謂是清潔的上等田，分給士大夫作祭祀用的。……這說完全不對。圭並沒有清潔上等的意思；據我們研究，恰恰與此相反。圭祇有不方正，不平坦，不整齊或不正常的意義。……這樣的圭田與歷來所謂井田恰恰相反。井田卽豆腐乾塊式的四方四正之田，其基本形式爲□□□□。圭田卽尖錐或尖劈式的不方不正之田，其基本形式爲△△△△（參卽圭字之形，井卽井字之形）。井字或田字只是代表田坵之形式的，並無理想的田制之意。圭字亦然，也祇是代表田坵之形式的，並無虛構的祭田之意。兩者不同之點祇是：一爲四方四正，整整齊齊；一爲不方不正，不整不齊。……四方四正的井田應該先出現，不方不正的圭田應該後出現。這先後相去當然不會很遠，但總可以想到有一個先後之分。卽如開荒，總是先開好地方；迨好地方開完了，然後來開較壞的地方。曾記郭沫若先生有古代豪門開荒之說，現已忘其原文，大意似指於佔領好地方之外，再向較壞的地方墾田。」我當時寫這篇考釋文章，爲什麼要把郭老的這個意思寫進去呢？只因郭老的「開荒說」與我的「圭田說」有互相發明之處：只說開荒，而不說開出來的是什麼田，意思不完全。把圭田加上，意思就完全了。只說圭田，而不說圭田從何處來，意思也不完全。把開荒加上，意思就完全了。我把這篇文章

寄交郭老看，郭老看了，表示同意，並交給《歷史研究》發表。

關於庶字，我也寫過一篇考釋的文章，題目叫《庶爲奴說》，對於這個字的看法，郭老與我則完全一致。文章云：「庶字金文裏不少。其形式，《孟鼎》作𠂔，《毛公鼎》作𠂔，《伯庶父敦》作𠂔，《伯庶父簋》作𠂔，《子仲匜》作𠂔，《邾公華鐘》作𠂔。這些形式，一一分析，可得三件東西：一，厂相當于小屋；二，冫相當於煮東西的鍋子；三，公相當于鍋下所燒的火。合起來看，應該是廚房或雜屋，或如上海人所謂『竈披間』之類。就形式而言，固然可以得到這樣的解釋；就音與義而言，也可以得到與此相符的解釋。庶通煮，《周禮·秋官·庶氏》注：庶讀如藥煮。單就這一例看，庶與煮實含有相同的聲音與相同的意義。……我們斷言，庶字的基本意義爲雜屋，爲竈披間，爲燒飯或住傭人的地方。稍稍引伸，有三個較爲明顯的意義：一曰卑賤，常用來形容最下層社會份子；古代所謂庶民，大概就是賤民或奴隸之類。其住居規定在雜屋裏，不在正屋裏，故他們常被稱爲庶民。」文章寫成，寄給郭老看了。郭老完全同意，並回信說：「釋庶很有見地。庶卽廚的初文，您說爲竈披間，是不錯的。唯在周初，已失其原義，而成爲庶人之庶了。者亦卽煮之初文，者假爲煮，亦猶庶訓爲衆。」

庶的意義固如上述。後來于省吾先生見到了，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謂庶的上部不是鍋子，而是石頭。庶從石得聲，正如席從石得聲一樣。于先生很客氣，謂我同郭老的意見，仍可以備一說。于先生的看法，我不反對，庶確是從石得聲。但鍋的意思，我還不放棄。《庶爲奴說》初稿寫成時，我會用油印印好，交朋友看。胡厚宣教授最先看了，卽對我說，庶的上部是石頭。當時我未置可否。因

爲我另有想法；我以爲人類生活中，最早出現的鍋子，並不是可以盛水煮食的金屬器物，而只是可以用火燒烤烤食的石頭。鍋子可以煮食，石頭可以烤食，其根本目的爲得到熟食。只要庶字上部爲石頭，我的原意仍不放棄。只可惜郭老已別我們而長逝了，未能看到我這補充或答辯的解釋。

郭老對於我的有關學術的工作，無論同意與否，總是鼓勵之辭多。于文藝也一樣。打倒「四人幫」後，我寫了一首歌頌領導，激勵自己的七言律詩，曰：

英明領導有誰儔，革命精神貫五洲。

繼往開來爲黨慶，感恩圖報是吾求。

十年易過頭雖白，一股興來勁更遒。

雙百方針程效日，甘居決不在中游。

我把這詩寄給郭老看，郭老看了，回信說：「您已是上了年紀的人了，老當益壯。『雙百方針程效日，甘居決不在中游』之句，尤有豪邁氣概，令人欽佩。」仍是鼓勵之辭多。不意郭老這次對我的鼓勵，竟成了最後的贈言！今後我當師法郭老始終不怠的革命精神，以及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爭取在學術方面，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爲實現祖國的四個現代化，作出自己的貢獻。

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

緬懷郭沫若同志

商承祚

敬愛的郭沫若同志和我們永別了。在深切悼念這位爲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堅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的時候，心中萬分悲痛。郭老是我的良師益友，每當回憶起過去一段相處的日子，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目前。他的革命精神，永遠激勵着我們在新的長征途上高歌猛進，他沒有離開我們，他永遠和我們戰鬥在一起。

記得在抗日戰爭國共合作時期，郭老在重慶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與我住處相離不遠，因此過從較密。每週至少見一次面，閑談及討論學術等問題，各抒己見，滔滔不絕，至爲歡暢。偶或街頭漫步，吃擔擔麵和手撕雞。當時白色恐怖，籠罩山城，郭老堅決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組織和團結國民黨統治區的進步文化人士，從事抗日救亡運動。著名的較場口事件，舉世皆知，他英勇負傷；但毫不懼怕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迫害，一直勇敢地站在民主運動的前列，爲革命做出不少的貢獻。郭老一貫忠于毛主席，熱愛黨，熱愛祖國和人民，是我們學習的光輝榜樣。

郭老是位學識淵博、才華卓具的著名學者，他在科學、文化方面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就拿古文字學來說，他的主要精力並不在于此，而他的成就遠高于專攻古文字學的學者，原因安在，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郭老接受馬列主義較早，能自覺地運用馬列主義的理論來指導學術研究工作，把辯證唯物主義

的觀點貫徹到古代史的研究中去，比較成功地從複雜紛紜的各種現象中抓住本質的東西，發現規律性的東西。他並不孤立地去辨識某一古文字或考證某一歷史事件，而是有聯繫地把歷史學、考古學和古文字學貫串溝通起來，開拓出新的局面。我們知道，舊社會的學者，有一些是思想保守，抱殘守缺，缺乏革命的創造精神，埋頭故紙堆，鑽進牛角尖，只能爬行，不能飛躍，根本談不上有重大發現和成就。又有一些人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很深，不務實學，一味投機取巧，譁衆取寵，這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郭老的學風與此迥然不同，他以革命的激情，舉起革命的旗幟，敢于進取，勇于創新，這種革命精神和科學態度，也是對於封建性冬烘學究和胡適派市儈文人的一種深刻批判。我認爲向郭老學習的最主要之處，就在于學習他自覺地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進行學術研究。以甲骨文而論，在他之前，已有不少學者從事這項研究工作，或撰集字書，或編印材料，或論釋文字，或考證史實，但真正能把甲骨文作為歷史材料加以全面的、深入細緻的研究，得出合乎客觀實際的科學結論的，當首推郭老。郭老根據對甲骨文的「馬克思主義不合中國國情」的謬論，說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學說，完全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情況。郭老的這一結論，不僅在古文字學研究方面有重大建樹，而且對古代史研究也是個巨大貢獻。嗣後，他又通過對銅器銘文的研究，結合其它文獻資料，論證了西周上承商代，也屬於奴隸社會，並且是奴隸制社會的鼎盛時期。他幾部甲骨文著作：《卜辭通纂》、《甲骨文文字研究》、《殷契粹編》，可以說是學習和研究甲骨文的必讀之書。而

像《釋祖妣》、《釋五十》、《釋朋》、《釋支干》等重要論文，更像一顆顆明珠，照亮讀者的心，引導讀者去思索，去研究。

郭老研究古文字，能以辯證的觀點，抓主要矛盾，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原始材料，分析這些材料。即以金文而論，自宋代以來，學者們長于編圖錄，釋文字，著錄的銅器及銘文數以千計；與他同時的另一些學者，也多以主要精力用于收集拓本，編撰圖錄上，很少注意將圖錄、銘文融會溝通，作綜合性的分析研究。郭老能于數千件銅器中選出若干有代表性的、能斷定時代的器作為標準器，研究其花紋、形制，而後加以擴大，聯繫在一起，把幾百年間的幾百件青銅器，按其時代與國別，編為《兩周金文辭大系》，並加以考釋。這部書的出版，標誌着我國關於銅器銘文研究已開始了新階段，進入了新的時期；標誌着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已開始運用于金文研究的領域。

郭老在古文字學上的貢獻是舉世公認、不可磨滅的，但他絕不自滿，虛懷若谷，要求自己是十分嚴格的。在重印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時，總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改正錯誤，加以修訂。如《兩周金文辭大系》重版時，他根據容庚先生的意見，抽換了許多拓本；重印《殷契粹編》時，特地請于省吾先生校閱，將其意見錄于眉端。而《甲骨文字研究》再版時，原書的十七篇僅保留八篇，剔去九篇。郭老這種謙虛謹慎態度，勇于修正錯誤，不斷前進的精神，同樣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的。

郭老關於古文字學的著作是不朽的，郭老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

沉痛悼念尊敬的郭沫若同志

胡厚宣

我國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郭沫若同志與世長辭了！這對我們國家，特別是我國的科學文化事業，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郭沫若同志是一位爲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堅貞不渝的革命家，也是一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的著名學者。他是繼魯迅之後，我國文化戰綫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他是我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

郭沫若同志學識淵博，才華橫溢，在哲學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都建樹了輝煌的業績。他對於文學、哲學、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像甲骨、金文、石刻、文書以及戲劇、詩詞、書法等等，幾乎無不精通，在各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現在只簡述一下郭老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無與倫比的成就問題。

第一，郭老寫了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甲骨文，自從一八九九年開始發現，劉鹗出了第一部材料書，孫詒讓寫了第一部研究性的著作，羅、王以後，作者漸多。但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徵引甲骨文資料，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的，首推郭老在一九三〇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這本書雖然成於「草創時期」，但在中國古代社會機構和意識形態分析和批判上，確實提出了一些創新的見解。特別是在思

想分析的部分，更有其獨到的地方。結合甲骨文資料，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研究中國古代史的，郭老是第一人。他創造性地把古文字學和古代史的研究結合起來，開闢了史學研究的新天地。

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裏，有《卜辭中的古代社會》一篇，分爲兩章。第一章根據甲骨文字，結合出土器物，研究商代的經濟基礎，像漁獵、牧畜、農業、工藝、貿易等等。第二章根據甲骨文字，結合文獻資料，研究商代的上層建築。這章又分成兩節，一節講氏族社會的殘餘，像彭那魯亞制，母權中心，氏族組織，氏族活動等等；一節講氏族社會的崩潰，像私有財產的發生，階級制度的萌芽，奴隸的來源和使用等等。原來還想寫第三章，專講當時的精神文化，其詳另見《甲骨文字研究》一書。

本書的研究方法，乃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爲嚮導，「而於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古代」，因而「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編」。這本書是一部劃時期的作品。

這本書的出版，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歷史觀點，有力地批判了當時的封建主義的史學家和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對於歷史的歪曲，特別是批判了胡適之流爲了反馬克思主義而高談的「整理國故」的謬論。

尤其是，這本書的出版，正當中國學術界進行着所謂中國社會史性質大論戰的時期。一些托派